

H 草木风华

H 天涯羁旅

幽谷寻诗

■ 罗萌

有人说，牛岭水库的水原本都是从五指山指缝里私奔出来的山泉水，它们一路曲折折，跌跌撞撞，随着五指山余脉的延伸递降，时而奔流地面潺潺为河，时而流入地下淙淙做潜流。几上几下后，汇聚到雷公岭下地壳里，被巍峨入云的雷公岭重重一挤压，就又乖乖从地下再次冒出来，在牛岭前的山间盆地里汇成一片碧波荡漾的湖，成了群山环绕的一道美景，只是按官方常规叫了水库没叫湖而已。有人据此说，这些湖水的DNA属于五指山水系，饱含着五指山对万泉河的一片深情。没有考证过这些说法有无道理，但我宁愿相信，因为这些说法很有诗意，这对我就足够了。

漂流公司的老板是位诗意盎然的女性，那次她说要请我们几个文友做一次采诗之游，便欣然而往。

那天，我们乘坐一只小小的橡皮舟——漂流公司没有游艇，四个文友和女老板相傍着坐成两排，便开始了同舟共济之游。

舟儿驶离码头，如花瓣儿荡在溪流，一路悠哉而前。两岸青山列队迎来自，水面绿漪悠然荡去，如梦似幻间。岸上山间，郁郁葱葱，满目苍翠。鹅黄绿、葱心儿绿、翡翠绿、青铜绿、苹果绿、鸭头绿……再细细寻觅，

万绿丛中还有许许多多不清的山花野卉峰嵘着。其红似火的野石榴花；其白似雪的野百合花；其蓝如宝石的勿忘我花；其黄如金的野菊花……浮翠滴中，一个山花王国悄然异彩流霞！忽然一串鸟鸣传来——插秧播谷！插秧播谷！微风中，声波悠扬，在峡谷和水面间打着滚儿荡了几滴之后，余韵越觉阔远幽长。不用说，是布谷鸣春。便觉得这只布谷鸟委实很有福气，生活在这样诗如画的美景里，应是它三世修来的大自在。

鸟鸣山更幽，波敛水愈深，恍惚中，愈觉这峡谷兀自多了几分神秘与空灵。

橡皮舟拐进一条悬着“神秘洞”三字的支谷。这是一片颇为幽静的所在。两侧断崖为屏，曲折延伸展开。恣意放纵枝丫的树，凌空抖开许多虬枝，将一方天空密密遮了。橡皮舟就只能躲闪着绿荫缓缓挤进支谷深处。舟至谷底，看得见神秘洞里一大一小、一高一低的两挂瀑布，隔着一座影壁般的断崖，情侣似地相对唱和。山风浩荡，在弥漫的瀑烟中，忽有奇香袭来，忽浓忽淡。举目环顾，才发现四周断崖上，高高低低布满了丛丛簇簇的幽兰，正一齐舒展剑叶，竞相吐蕊。

夜漂在晚八时后进行。出发前女老板强调说，日间是探秘，主要用

眼睛，夜间是探幽，主要用耳朵、用心。为了排除杂音干扰，她特地叮嘱船工关闭了舟尾的发动机，只用木桨在舟前做仿鸟鸣无声作业。

是晚，没有皓月当空，只有星光寥寥。舟儿从烟园电站灯光的漫反射背景里向着漆黑进发。随着舟儿的荡漾而前，种种别样的感觉，全新的乐趣，梦幻般的体验接踵而至。开始，视野一片混沌，目光捕捉到的是夜的漆黑面孔，不免令人茫然。后来，瞳孔渐渐适应了银河的微光，眼前就出现了一片朦胧景象：虚虚幻幻的大山轮廓，婆娑娑娑的树丛剪影，忽明忽暗的粼粼波光，忽远忽近的烁烁星辰……倏然，想起女老板用耳朵、用心的关照，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要领，便赶紧敛了眼皮，闭起眼睛，把注意力集中转移到听觉神经上来，果然，立即就有了妙得：先是捕捉到山风的絮语，接着听到了流水的脚步，继而又有昆虫们的悄悄话入耳，最后连宿鸟的梦呓也一一辨清，像悄然触摸到一个声音构成的童话王国，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

静静飘过一段儿水面后，重把眼帘撩起，电站的背景已然遁去，舟儿彻底被黑暗吞吐，便愈觉心波怡然，浮躁尽去。刚要把眼睛再虚闭起来，却见一盏幽蓝色的萤灯倏地从夜幕深处飘然逸出。心头顿觉一亮，引颈细观，两盏、三盏、四盏、五盏……才

知这是遭遇了流萤王国，满视野无处不是萤灯璀璨！

橡皮舟拐进神秘洞时，白日间可见的一切都不再可见。漫长的虬枝，怒放的幽兰，都已钻进黑暗去憩息，只有幽香依然充盈着这片神秘的谷世界。细细用耳、用心去感受，除了大小两挂瀑布那永恒的情话之外，头顶的空间里，挤满了鸟们的嘈杂和喧哗——这里刚刚叽叽两声，那里马上喳喳两嗓儿。忽东忽西，忽粗忽细，尖利的，婉转的，却又都是短促的。其间我生出一些胡思乱想，和身旁的文友一说，他竟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寂静的深谷突然爆发的笑声，立即惊动了谷中的居民。鸟儿们吓得通通敛了声儿，却有青蛙瓮声瓮气吵嚷起来——呱！呱呱！声音明显透着不悦。作为不速之客，无端惊扰了主人的好梦，显然不妥，我们便满怀歉疚迅速撤离。

归途中，两岸不断传来各种鸟叫。猫头鹰的、山鹧鸪的、红脚野鸭的、花脖儿锦鸡的，巧嘴八哥的、秃尾巴斑鸠的……还有一些猜不出是猕猴还是果子狸抑或是黄猿的啼叫。加上起起落落、断断续续的蛙鼓，形成别具一格的山野小夜曲。

是夜，留宿烟园电站员工宿舍，枕着牛岭水库的童话，听着山鹧鸪的梦呓，我在梦中收获了一首题为《萤灯》的小诗。

H 诗路花语

我们年龄的雾

■ 冷霜

它是怎么来的：这是一个谜。
并非无法解开，只是我宁愿为自己保留少许神秘性。

如同一只蜗牛，顺着台阶，
贴着墙，我目力所及之处都已留下它牛乳般的痕迹：

我有意忽略了它的重量，
不过，这倒是因为我深知它的力量。我已领略过多次。

同样，我也从不担心能见度之类的问题：我注意到在它腹中有一所漂浮的邮局。

就这样，一日三餐，夜间散步，睡前读几页帕斯卡尔。窗户开着。我感到了变化。

因此我一度最感兴趣的是它的边缘究竟在哪里，结果总是使我暗自惊叹。

而现在我已有信心把它装进口袋，象一盒火柴，可以照明，可以取暖，可以做算命游戏。

并且我允许它变作一只蚂蚁溜出来，看着它从我的手臂钻进我的胸膛，我承认，痒——

你掀开我灵魂九曲连环的入口，
而这正象我始终好奇的那样：当我看见你时，我已在你之中。

歌里画里看临高（歌词）

■ 王英人

(一)

民艺之乡如歌如梦，
赞不完祖传老字号。
哼一曲哩哩美，
渔歌悠悠姑娘踏着浪花笑。
演一出人偶戏，
百转千回古韵今风风中绕。
跳一回八音舞，
踏歌起舞欢声笑语伴古调。

啊，临高临高，
文澜涌金波，
高山荡春潮。
风过琼北角，
人唱幸福谣。

(二)

诗书之乡如诗如画，
看不够风物别样娇。
研一缕翰墨香，
石牌场上山情水意画里飘。
品一回茉莉轩，
经典味道古色古香千年好。
摆一桌桐乡宴，
王佐故里吟诗唱赋酒相邀。

啊，临高临高，
文澜涌金波，
高山荡春潮。
风过琼北角，
人唱幸福谣。

安魂曲

■ 叶美

这一天将尽时，我合上书本
结束和灵魂的秘密交谈
尚未消逝的黄昏，一场新雨即将来临

等聒噪的雨水之后，终于抑制住
逃离的心，不安分的春日电话
总递送新忠告

我记起早在五年前，纵身落尽
高空中，寻觅从未发生的曙光
没有山的童年，也不知向谁求告。

从石梅湾往北到乌场

■ 骆家

在鱼的码头，在渔夫的江湖上
死亡是美丽的。海平线兀自在冲浪

那些低云和舢舨级的渔船紧贴着
像一群胆怯的孩子。谁在领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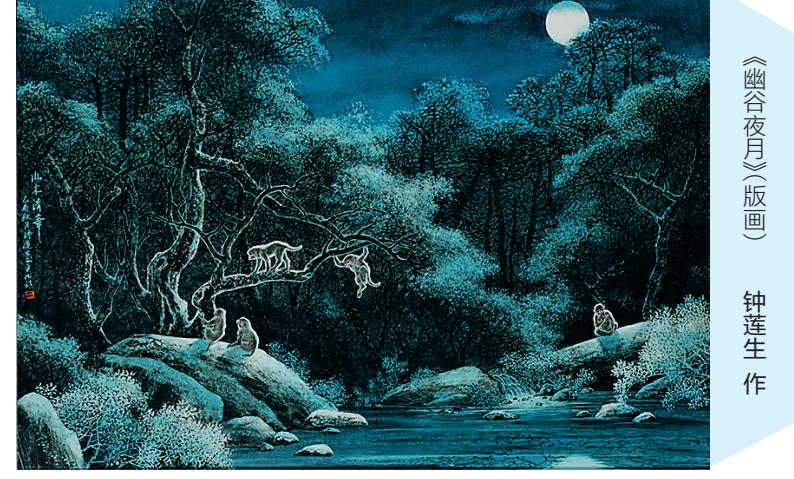
果实不在城里。苏东坡出远门了
在荒僻的渔港或者海边徘徊

潮，石之裙
每一个角落，如你的耳窝被掏

你的七月，会过得很快
那疯跑的鸟是不想回家的少年

每一片叶子都在摇晃，如沙粒
它们熠熠发光，繁殖的季节

哪怕有一天不得不背井离乡
它们仍将相爱很久、很久



H 流年剪影

求画记

■ 孙鸿斐

H 家在海南

一半勾留是罗驿

■ 段万义

白莲鹅细步轻挪，稍稍扇了几下翅膀，似怕惊扰人们沉醉的梦，只柔柔地叫了两声，而后漂在了村中月湖的绿波里。澄迈县罗驿古村的早晨便在她拖出不长不短的微微涟漪后跟着醒了，准备迎向第一缕阳光的崭新的亲吻。

罗驿古村的开村先祖想必是喜欢水的。村中的日、月、三星湖，宛若三面明镜，时刻观照着你我他，常常警示着村人的每一次踏实的脚步。这正应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“智者多爱水，择浪起家园”的独特理念。古村傍水而居，生生不息，像是吮吸甘甜的乳汁，唱响了自南宋延绵至今的生命大歌。村中的36条石板路，条条都是从水中延伸发散开去，似蛟龙群舞，气势非凡，让每一位旅者惊叹这样的铺陈方式。倘佯在如此村道，不觉自己也变得抖擞起来，逐渐消除了萎靡的思想。心灵得以震撼，日子渐变阳光，岁月便会安好。

水起灵秀，人杰生发。南宋末年的风牵引来一位进士李文英，他游学海南澄迈，而后定居罗驿，不仅教授一方弟子，同时在此繁衍生息，成为村里望族。村中高大的李氏宗祠，可谓以全县乡村罕见的规模为先人的足音作出了精彩的概述。随之步入李恒谦故居，清廉之气扑面而来，让为官者自醒自律；重学之风翩然而至，令莘莘学子敬重三分。

久驻足于千步蟾坊，明代举人李金迎面走来。意欲握住他的手，尊拜一回忘年交的良师益友。蟾宫折桂，不忘感恩，回报乡里，创办“秀峰书院”，培育村中书生。倘若我在有生之年，也能有如此壮举，对得住奋斗的光阴，岂不是人生一大福事。读书何用？谋一己私利未免狭隘之至，为社会所需方显英雄本色。如今，村里有文化广场与之呼应，可见后人心怀敬仰之情、弘扬之意，让文化闪耀在罗驿成为新常态，让思想光大惠及子孙、流芳千古。

感动的心泪、怜悯的情怀、尊重的意念复杂地交织流淌在节孝坊前，多想穿越到清代，去看望守冰霜之节、侍公婆育儿女的苏氏。她的性情是温和的，她的内心是温馨的，她的容颜是美丽的。我的感知是敏锐而准确的，只因她的修为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性光华。我由衷钦佩这样的女子，大赞她如花般绽放才是最好的注脚。

马蹄井边的提水捣衣声，似铮铮铁蹄，击碎了我原本浮躁的心。将思想的身躯倚靠在火山石砌成的古墙上，仿佛靠上了一段非凡且深沉的历史。虽曾体味过沧桑，但好似自己也附着了一种聊以慰藉的积淀。此时，我朦胧中遇见了心中久仰的大师苏东坡。被贬谪的他出现在这个既罗络四海商客、又作官道驿站的罗驿村，属我始料未及，是此地之幸，是我之善缘，也许缘于我对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精诚求索，才有今日的相会。我搀扶他柔弱的身体，他点化我追逐的盲点，倒也成全了另一种难得的和谐之美。不过，岁月流变，人生无常，年逾古稀的先生已不再有唱“大江东去”，歌“赤壁赋”的豪放。然而，他能够随遇而安的胸襟与情怀，令许多遭贬者都觉汗颜。先生显露的大家风范，使我领悟到“思者无界，行者无疆”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谢别先生，在他伟岸的精神背影里载有我最真挚的祝福。

村里的古榕树下，有长寿老人面露祥和，轻言细语，犹如一枚枚婉约派诗歌，飘散在平淡的日子，安逸幸福得让人艳羡。树上落下嫩黄的小粒籽，似弹珠般滑至我的指尖，像是最亲切的问候与言语，又像是调皮的孩童与我逗乐，给我凝重的思维和表情里平添了一份活泼与灵动。

徘徊在罗驿古村，伫立在村口的风中，忽然生起当年白居易离杭州时的心境来，此谓：未能抛得澄迈去，一半勾留是罗驿。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